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容 闳

RONG HONG

錢炳寰 編 寫



中 华 书 局

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編輯委员会

主 編：吳 晗

編 委：丁名楠 尹 达 白寿彝 巩紹英 刘桂五
任繼愈 关 鋒 吳廷璆 吳晓鈴 余冠英
何茲全 何家槐 何干之 汪 錢 周一良
邱汉生 金灿然 邵循正 季鎮淮 陈乐素
陈哲文 张恆寿 侯仁之 郑天挺 胡朝芝
姚家积 馬少波 翁独健 柴德廣 傅乐煥
滕淨东 潘絮茲 戴 逸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助 編：北京教师进修学院

(編委会地址：北京宣内順城街 78 号)

容 閔

編 写 者 錢 炳 寰

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第 117 种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(北京复兴門外翠明庄路 2 號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7 號

中華書局排版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1 1/8 印張 · 15,000 字

印數：00,001—13,300

1963 年 9 月第 1 版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1018·493

定价：0.10 元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容 閔

錢 炳 寰 編 写

目 录

- 一、近代最早的留学生4
- 二、在黑暗洋場中的苦悶.....11
- 三、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观望徘徊.....14
- 四、和洋务派官庁合作.....19
- 五、“教育計劃”的破产.....23
- 六、一事无成的悲哀.....29

容闳 (1828—1912) 号純甫, 广东香山人。自小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讀書, 一直到出洋留学, 沒有进过中国学堂, 是完全接受西方資本主义教育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他极度崇拜西方文明, 但也有些爱国思想, 主张彻底向西方学习, 改变教育制度, 创办工业, 建筑铁路, 开辟海运, 筹設銀行等等。他曾带着第一批出洋的幼童, 到美国去留学, 力图把西方文明輸入中国, 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資本主义的国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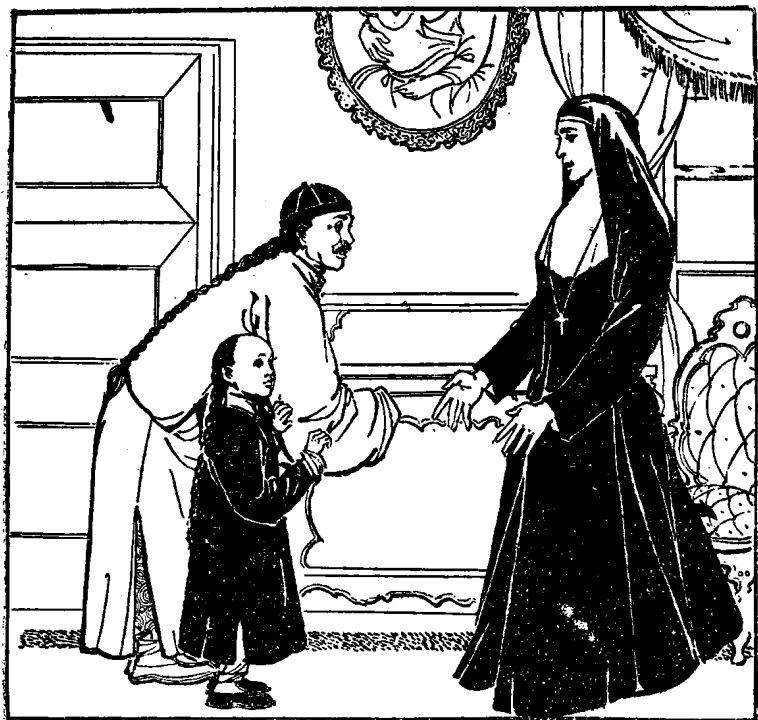
容闳一心想依靠封建官庁, 分得一些权力, 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。他和所有的資产阶级改良派一样, 不敢革命, 害怕人民大众, 不願意推翻封建政权, 对外国侵略者的面貌認識不清, 甚至希望他們帮助中国发展資本主义。因此, 他的主张不仅遭到封建势力的破坏, 有时也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反对, 結果就不能不归于失敗。

一、近代最早的留学生

在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境内，和澳門隔着四五里宽的海峡，有一个小島，住在那里的人们，大都靠种地打魚为生。虽然島上气候温暖，物产丰饶，农林渔牧，无所不宜；可是在一百多年前，由于清朝政府拼命勒索，貪官污吏横征暴斂，居民的生活十分困难，很多人被迫离乡背井，出外謀生，有的上澳門，有的到南洋群島，甚至远涉重洋，到美洲去当苦工。容闳在1828年，出生在这个島上的南屏村里，有兄弟姐妹四人，他是老三。全家六口人，和所有島上的人们一样，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。

早在明朝中期，就有西洋商人来到澳門寄住。到了清朝嘉庆年間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对澳門的租借权，此后，居住在澳門的洋人就逐年增多，成了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基地。

容闳的幼年时代，正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举入侵中国的时代。他們为了侵略，需要大批通晓英語的翻譯人員为他們服务。所以英国人就开始在澳門設立学校，直接培养他們所需要的洋奴买办。这些洋奴买办，依靠外国主子的势力，从中取利，可以获



他在七岁时就被送到澳門的一所小学去学习英文

得丰富的收入。容闳的父亲，很羡慕那些洋行买办的阔气生活，同时还希望容闳将来有机会当上清朝政府的外交人员，获得一官半职，光耀门楣[méi]。因此在他七岁的时候，就被送到澳門，进了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，学习英文。这所小学，在1835年创立时，原来是一所女校，后来为纪念玛礼逊，附设了男生部，这就是玛礼逊学校的前身。

瑪禮遜是1807年倫敦布道會派來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。當時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為了防止英國人來爭奪中國的市場，曾命令他們在澳門的傳教士，激烈地反對這個英國的傳教士在澳門登陸。瑪禮遜到了廣州，正是清朝政府嚴禁洋教傳播的時候，在廣州難以立足，于是他改變辦法，到南洋馬來半島的麻六甲，設立了一個對華傳教的總機關，作為侵略中國的根據地。不久，他得到了英國在遠東的侵略總機關——東印度公司的支持和保護，往來於南洋和廣州之間，成立了中國改正教會，積極在中國開辟傳教基地。隨著吸收了一批中國教徒，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宣教士，《勸世良言》的作者梁亞發，就是他培養的信徒之一。此外，瑪禮遜還把《聖經》譯成了中文，編了一部《英華字典》，把《康熙字典》翻成英文。這樣，瑪禮遜就打開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局面，被英國侵略者看成了“英雄”，在他死後，就決定設立一個學校來紀念他的“功績”。

披着宗教外衣的傳教士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和謀士。瑪禮遜本來是東印度公司的譯員，又兼英國政府在華外交事務的譯員。他的傳教活動，是英國侵略者侵華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，在他死後，清朝政府還追查過和他有關係的一些中國人，如梁亞發就是被追查的一個。他的兒子馬儒翰，擔任過廣州的英國

領事。当时美国也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活动，美国伯駕牧师，以当医生为掩护，在广州传教，当1844年美国逼着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約——《中美望厦条約》的时候，他担任华文书記，把在华設立教会和医院的条文，列入了这个不平等条約。以后伯駕还当上了美国駐华公使，是一个著名的积极从事侵略活动的阴謀家。

容闳十二岁那年，小学停办了，他失学回家。第二年，父亲死了，生活更加穷困，他不得不起早摸黑，提着筐子到邻近的村子去販卖糖果，每天赚二三毛錢补助生活。到了冬天販不到糖果的时候，就跟着姐姐到田野去拾些稻穗，拿回家去充飢。他的邻居看他們生活这样艰难，就想法介紹他去澳門的一个传教士办的印刷所去当徒工。

1839年11月，有一个名叫勃朗的美国传教士，在澳門正式办起了玛礼逊学校，在原有的学生中物色培养的对象，他們找到了容闳，經過两个多月的考察之后，决定让他回去继续讀書。过了一年，鴉片战争結束，英国人侵占了香港，这所学校从澳門搬到了香港，容闳也跟着到了香港。

勃朗在1847年初离职回国的时候，挑选了第一个班的三个学生，同去美国，进一步培养他們作为传教的工具，容闳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另外两个，一个叫黃胜，

一个叫王宽。黄胜在中学毕业后回国；王宽又轉到爱丁堡大学去学医，后来在广州办医院，成了有名的医生。

容闳到了美国，进入孟森中学讀書，由勃朗的母亲照顾，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，住的地方离学校三四里，每天步行往返几次；到了冬天，还得撿拾柴火。在中学时代，容闳讀了不少英国的文学名著，如爱迭 [dié] 孙、迭更斯、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，对英国文学有了較好的基础，使他后来在著譯方面获得不少便利。

从小学到中学，容闳一直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讀書，在勃朗的家里，他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。資本主义侵略者，用基督教来麻痹容闳的民族意識，正像他們用鸦片烟来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識一样。受了基督教麻痹的容闳，认为他的“幸运”，完全是上帝的賜予。結果，他就成了耶穌的信徒，他对外国传教士十分崇敬，对西方資產階級文明，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把这些人說成“具有非凡的宗教的品德”，“充滿着善良的願望”。

1849年，容闳在孟森中学毕业，按照原来資助他留学二年的計劃，已經滿期。可是他还想讀大学，不願意馬上回来。孟森中学的校董会考虑給他清寒奖学金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毕业以后必須担任传教的任

务，并且終身為教會工作。容闕認為這個條件太苛刻，這會使他不能自由選擇職業，因而他拒絕了校董們的幫助。還是由勃朗的介紹，得到了另一個教會組織——几納亞省薩伐那地方婦女協會的補助，解決了他的學費問題。於是，他決定去投考耶魯大學。

容闕考上了耶魯大學，心里非常歡喜。可是，他的基礎很差，特別是數學跟不上，時常擔心會被學校除名。但他決心要趕上去，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，每天晚上堅持學習到深夜十二點才睡，經過長時間的努力，慢慢地跟上了。費用不足，也是他一個很大的困難，因此，他利用課餘的時間，到一個學生膳宿俱樂部去擔任採辦食物的事務，並在食堂里服務，同時在一個圖書館里兼作一些助理員的工作，這樣半工半讀，一直到大學畢業為止。

容闕在耶魯大學畢業的時候，已在美國住了七八年，取得了美國的國籍，後來，還娶了一個美國老婆。這時他完全變成了一個美國化的中國人。脑子里浸透了資本主義“文明”的容闕，感到非常“榮耀”。

十九世紀五十年代，外國資本主義加緊侵略中國，清朝的反動統治腐敗不堪，中國人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下，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。容闕雖然洋化了，但總還沒有忘掉祖國。他看到這種情況，

感慨万分，常常郁郁不乐。他认为中国的貧弱是由于人民“沒有知識”以及清政府的腐敗无能；自己远涉重洋，刻苦求学，应当負起挽救中国的任务。他非常羡慕和崇拜美国的資本主义制度，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学习美国的样子。他以为要使后一輩的中国人，也同他自己一样受到西方的教育，学习到西方的文明，使中国走美国式的資本主义道路，中国便可以得救了。这种想法，后来逐漸形成了他的所謂“教育計劃”，也就是不断地派遣幼童去美国留学的計劃。

为了便于实现他的理想，他还想在美国多住几年，学习工程专科。可是，資助他的传教士們，急于希望他回国传教，以便为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开辟道路。容闳虽然不願意作传教工作，但他很穷，結果不得不放弃学习工程的奢望。

1854年11月，他离开美国，第二年春天回到了香港。在他乘的帆船到达香港的时候，船主和領港的中国人談話，請他作翻譯，他却因为多年居留外国，把祖國的語言也忘掉了，竟想不出适当的詞彙进行翻譯。为此，他决心首先去广州补习汉语。

二、在黑暗洋場中的苦悶

容閔經過几个月的补习，在重新掌握了汉语之后，开始找他认为适当的工作。

1855年，他先在代理美国公使伯駕处任書記，想借此結識清政府的达官貴人。干了三个月，看来沒有希望，他就辞职到香港去当審判厅譯員；同时学习法律，准备在香港当律师。香港的律师，向来是由英国人包办的。容閔虽然有几个外国朋友帮忙，但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，不能不受到英国律师的合力排挤，英国人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写文章攻击他，使他无法在香港立足。这一方面使他非常懊恼，同时，也引起了他对資本主义侵略者的反感。但是他还是不能摆脱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依賴，他认定只有依靠外国人的势力，才有希望結識清政府的封建大官了，以便通过这些封建官了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1856年秋天，容閔搭了一条美国商船到了上海，凭着外国传教士的介紹，进了上海海关，担任通事。这是比較高級的翻譯人員。

英、美、法三个侵略国家，在1854年，趁鎮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，从清政府手里攫取了上海海关的

行政管理权。清政府一方面討好外国侵略者，希望他們帮助鎮压太平天国革命；另一方面，也想依靠他們的势力，避免上海海关落入太平天国的手里，以便取得仅有的关税收入，作为鎮压革命的財源。因此，在一番装模作样的交涉之后，就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奉送掉了。从此以后，清政府所派主管海关的海关道，不能直接管理海关，只能委任三国領事推荐的代理人为委員，組成“上海海关管理委员会”。由于这个委员会的委員，直接對他們本国的領事負責，上海海关实际上就不再是清政府的一个机构了。

容闳进海关不久，发现海关和外国商船都有勾結，貪污走私，狼狽为奸。他对这种現象很不滿意，不想再在这种地方混下去，怕玷辱了留学生的“身份”，有碍于爬上更高的地位，因而决定辞职。他跑去問总稅务司英国人李泰国，将来是否也能升到总稅务司的职位？李泰国对他說：“只要是中国人，絕对沒有这种希望。”于是容闳上了个辞呈，声明他是中国人，为中国政府服务，和英国人受同等的教育，为什么不能和英国人享同等的权利？李泰国对容闳的质問虽然很不高兴，但是他觉得容闳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很想拉拢他为自己服务，因此，就想挽留他，并把他的月薪从一百元加到二百元。可是，一百元的代价，沒有买动容闳，他还是

坚决地离开了海关。不少同事看他放弃优厚的薪金，去追求不可捉摸的理想，都笑他是傻子。

后来，他在一家經營絲茶的洋行，当过四个月書記，洋行关闭了，他再次失业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，他就专门接受委託翻譯的业务。

有一次，容闳在一家拍卖行里，背后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棉花球粘在他的辮子上玩，当容闳請他去掉的时候，这个驕橫的洋人，打了他一巴掌。他气愤极了，立即猛力还击，打破了洋人的鼻子，血流满脸，狼狽而去。这件事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

从清政府签订了卖国的《南京条約》后，上海开埠通商，并且辟了租界，成为所謂“国中之国”。洋人犯了法，有領事裁判权保护，清政府不能过問；中国人和洋人发生了糾紛，却要受洋人法庭的审判。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，时常受洋人的欺侮，容闳这一举动，仿佛給大家出了一口气。大家議論紛紛，几乎把他看成了英雄。

1857年，他正在上海从事翻譯业务，有一个著名的洋行經理死了，买办們作了一篇頌揚他的文章，需要譯成英文，于是他和一个英国領事館的秘书同时担任了这项工作。他的譯文由于比英国人的确切流暢而被选用。这件事，更使他在买办和洋人中間有了声誉，很多

人知道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了。

稍后，他还代上海的紳商，向外商募集了二万元，作为救济因黄河决口而流入上海的成千上万灾民之用。这样，他的名声更大了。

通过这些活动，他結識了不少洋行經理和买办人物，其中有个叫曾季圃 [pǔ] 的，介紹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数学家李善兰。

三、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观望徘徊

早在1855年，当容闳正在广州补习汉语的时候，陈开、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的紅巾軍围攻广州失敗，两广总督〔注〕叶名琛 [chēn] 对广东人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。他住的地方，离珠江边的刑場很近。有一天，他走去看看，只見整个刑場浸在血泊之中，成堆的尸体，暴晒在烈日之下。他回到寓所，心里很难受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一閉上眼睛，就出現一幅刑場的惨景。

容闳在自己写的《西学东漸記》一书中記載：这次被屠杀的七万五千人，絕大部分和起义毫无关系，只因如虎似狼的清朝官吏勒索不遂，就诬指为“匪”而被杀

〔注〕 广东、广西两省的最高长官，总攬两省的軍政大权。

害。叶名琛更下令：不論过去現在，凡是和起义軍或太平軍有过关系的，一律格杀勿論。叶名琛的这种残暴罪行，引起了他对清朝統治者的不滿，从而感到太平天国革命确是正义的事业，他当时曾打算参加太平天国革命。可是这种想法不过是一时感情的激动。他长期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薰陶，害怕群众的革命运动，他总觉得革命太魯莽，不是穩健的办法。他认为最好的办法，还是先补习汉语，然后再去实现他的“教育計劃”。

1860年，太平軍在李秀成的领导下，击破了清軍的江南大营，解除了天京(今南京)的围困，占领了苏、杭一带，控制着江南广大地区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內訌^[注]之后，出現了好轉的形势。

就在这一年的年底，容闳和曾兰生跟着两个美国传教士，一同去訪問太平天国的首都——天京，看看这个革命政权是否有可能代替清政府。

11月6日，他們从上海出发。那时，苏州在太平軍手里，上海的外国侵略者，正在和清政府阴谋策划反扑苏、杭等地，吴淞江里炮艇很多，外国侵略軍不断在租

〔注〕太平天国内部领导人之間爭夺权利互相残杀的事件。結果东王楊秀清被韦昌輝等杀害，石达开又在杀了韦昌輝、秦日綱以后，帶兵出走，使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損失。